

## 编辑说明

《冯玉祥日记》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始，至一九四八年五月止，长达二十九年，内容翔实丰富，真实地记录了冯玉祥大半生的历史。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，可敬的民主斗士，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，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。这部日记反映了他从军阀阵营中决裂出来，不断追求光明和进步的曲折历程，是研究冯玉祥生平政治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宝贵资料。

冯玉祥生前已将一九二九年六月之前的日记编辑出版，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将某些重要材料“权行割爱”了。此次遵照日记原稿，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核实、校勘、补充、修订、标点，重新整理出版。

本册日记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起，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几乎逐日记述，少有间断，系首次整理出版与读者见面。由于这四年的日记数量过大，为便于读者阅读和出版，编者在保持日记原貌的基础上又做了精选。

本册日记由潘缉贤同志编辑，陈兴唐同志审定、主编。

由于编者水平所限，对日记内容理解不深，在整理编辑工作中尚存在不少缺点，切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## 编 例

一、本书系根据冯玉祥将军的日记手稿编成。为保持日记原貌，均原文照录。

二、为便于阅读，对手稿中无标点的，加以标点；已有标点但不妥的，重新标点。对部分手稿原有段落略加调整。

三、手稿中个别文句不通，影响对文意理解的，则用〔 〕号并在其内加注(原文如此)字样。

四、手稿中的笔误，如错字、别字和衍文的校勘，简单的注释，均在正文之内以〔 〕标明；漏字和短缺部分，增补后以【 】标明。

五、手稿中残缺的或字迹不清的字，以□代替；有疑问处，以〔 ? 〕存疑。凡（ ）号及其内的文字和删节号、破折号，均为手稿中原有，非编者所加。

六、手稿中冯玉祥所读之书，凡属确切的书名，均以《 》标出；凡书名一时难以确定者，暂用“ ”标明。

七、手稿中的繁体字，排印时一般改为简化字，若有可能引起文义歧义之处，则仍保留原繁体字。

一九三七年

一月一日

先把遗嘱写出来：“我是抱定为国而死的，我是抱定为抗日而死的，不为国不为公必定都作亡国奴，不抗日不拚命一定作日本人的奴隶，我盼望全国同胞认定此理而行，不团结不能抗日，不严于自责不能团结，希望同胞们认定此理而行。你也要为第一位，他也要为第一位，国家有许多人争第一位，一定能亡国。不论如何，让德不可没有。我什么也不余下，妻子一时不致饥饿，只有两个学校要办好就完了。”

冯玉祥

二六、一、一”

早起后方要用饭，鹿瑞伯、石筱珊<sup>①</sup>、孙良臣〔诚〕、张楚玉即来贺年，我因为不惯拜年，故未见，心中既惭愧又感激也。

到中山陵如仪开会去谒陵，到者约五十人，或尚不足，一则因太高而不易上，一则因太懒而不愿出力与受冷，后由林主席致辞，大意为：总理成立政府之日，大家应本总理之旨努力向前也。

九点，到中央党部，于右任主席并致辞，可以剪下报纸来以便观览。

十点，到国民政府，林先生主席，致辞亦如报载。

我对于三会之感想：一、站立毫无次序；二、无次序以国民政府为甚；三、长袍马褂太可怜；四、团拜而不团是大不对；五、耽时费事何不预先告知到者，即在总理陵前一次全有了不好

---

<sup>①</sup>石敬亭，字筱珊，亦写作小珊、小山。

吗！

三个会出汗受冻，受冻之后又出汗，直闹了四个钟头，无怪人家不去了，细想其中病之原因，则为无人负责任之所致也，不论事之大小，只要无人负责，未有不败坏者此也。

午后即休息，因到西院同德全及孩子们给李老先生夫妇拜年，多少年未有之事，一旦得参加之，诚乐事也。

读《贞观政要》数篇。

## 一月二日

见韩多峰先生，知其为人所重、知其为人所轻之点何在，真诚不假，乡气未除，此可尊重之人也。乡气太重，五官四体齐动，又短于修词，此所以为人轻视也。

十一点多，吴荫卿先生同陈雪轩先生来，为贺年，又为说荫卿先生亦在长安，是为看文王墓、武王墓去的，亦被禁，幸雪轩对张学良说有老友吴某事，否则危险，不至有大阴，而吃苦之多必不免矣云……

协和先生同其夫人及孩子们来，谈张学良过堂之慷慨情形，及自己口供之修改甚为通顺之事。

我自己以为：宽的若不得当，国家必不免大祸于将来也。

得了慕韩先生一信，内中有上介石之条陈，说的极为透澈，然恐无人去看这样条陈呢！

对本院的人们说二事：一、平民生活为一切根本，不可官僚化，不可衙门化；二、勤与俭为立身行道之大本，不可稍离，能勤则身体康健，不能勤则万事败坏，如能俭则吃半顿不吃断顿，如此则不至浪费了。

感想：一、张学良本为不知好歹之人，而自去年即长发为民众呼苦之话，吾甚以为奇怪，今又作此奇事，其言谈又甚豪侠，诚士别三日当刮[刮]目相待也；二、蒋介石先生之死，甚为凄巧，如诚为陕变而死，介石如何得安，学良之罪，更可知矣；三、邵力子先生之见面于孙陵，他说西安报纸有我同孙夫人宋庆龄、廖夫人何香凝均失踪之事，我说日人之谣不可信也；四、邵元冲先生之死，为跃窗所致，可知“闻变不动”四字，诚为极要之事也；五、溥泉是老实人，好同志，他不赞成张学良再带军队，我觉得诚为不错，其他同意之人甚多，然皆不说，可谓老奸巨滑，可谓为饭碗打算了。

一月三日

在小[晓]庄一天未到别处去。

方天亮已听得西院放纸炮，知道是连志大放寿炮呢。

早起是面，午上是席，大家喜喜欢欢闹了一天，谁无父母呢，如天下之父母者，在六十后之生日都有此种光景，岂不大好特好，是在为大众谋幸福者努力为之。

午后六点，在头条巷请张知行等二十五位会餐，谈话不少，不外勉励他们自新而已。

感想：一、介石令兄之死，实为介石精神极痛苦之事；二、把干犯法纪的视为儿戏的事，实在想不到；三、到底有何说法，我可谓全不知内如何；四、绥远之事，官兵万分痛苦，必须优加待遇为好；五、南京政府及军委会应速办之事有下列几种：甲、轻病兵每月一看有赏。乙、重病兵每半月一看有赏。丙、受伤分等给认识章办法(原文如此)。丁、受伤者分等一月一看有赏。戊、

残废的分等给章办法。己、残废的分等一月一看优给办法速办。庚、阵亡的人员祀典办法、优恤办法、父母半年一问办法、子女安置办法。辛、在营官兵其父母妻子随营居住办法、父母每三月、六月一看的办法。壬、退伍人员如何助其日进良好办法。癸、乡贤祠的办法查看如何办的，专员查报。

以上十条如能真办定，于抗日有极大之助力，惜不如此办呢，伤心！伤心！

#### 一月四日

“以前是假的，越过越真为要”，此段谈话是胡先生讲的“雅各”改作“以色列”的原故。我以为作晨更工夫最大利益、最大教训，即在于此。

八点，到陆大听讲，杨耿光先生讲话有条有理，诚教育大家也。

十一点，到国府开会，通过二事：一、为张学良特赦事；宋、王均主训诫，张、居、戴、叶均主严加管束，而我说话更不客气；二、王正廷的二十多万特准注消的报销（原文如此）。

以上二事我的感想：以为政府太无负责之人了，谁肯为人民任劳任怨呢，痛心！痛心！

林先生主席已十二分的好了，然为管教二字还吃了丁〔钉〕子呢，可见不易了。然不固执三字，可以学的了。

午后二点，陆大听军制学，有笔记。

见朱益之先生，谈二次。

介石曾开有手谕：于、杨革职留用；王书翰到甘肃……顾祝同为行营长安主任。

何敬之先生来谈，又程颂云先生来谈，未见。

陶宏来谈。

宋修德介绍陶某来谈。

## 一月五日

早，同胡先生谈《圣经》的故事。

见裴鸣宇先生，谈话很有道理：一、对韩为人之看法，言其无定见，终日摇乱；二、对大局看法，以合起来抗日为好；三、同胡先生熟的廿由八水甫的人来见的事；四、东北义勇军之活动的事。我把王德邻之一段详说一次，可见不可不谨慎也。

八点，听×××讲辘重勤务，很好，很有条理。

十点十分，听×××讲经理学，很有条理，人亦很客气，说话很有政治知识，愈听愈佩服，真是很好的人才，听了心中快慰。

十一点，到军委会，开常委谈话会，即为陕甘之事要下命令。我以三点说之：一、“西北”二字，可用“陕甘”；二、国军之国，须注重全体；三、对于将领，须重去人说明意思，不可太不设法。

午后，在韩公馆见戈定远先生，谈他亦知现在办法。我说二事：一、宋明轩对贾昆亭，可请其致电于何柱国，请其接命令后首先拥护中央；二、宋可告万福林〔麟〕，请其去电劝王、何等。以上二事，即抗日工作也。

七点，到叶楚傖先生家，谈话如下：一、为陕甘事找我一谈；二、我对此事看法如何；三、我说三点：甲、字眼改正。乙、去人说话。丙、已托戈定远对此事努力。又谈些此次事变之方针未



错之事；又谈到儿童“德育歌”之印法；又谈到梁式堂先生办“莲池书院”及书院的好处事。

晚，同叶秘书谈写信给蒋先生，甚长。

一月六日 晴

早起六点，同胡先生读经，为约瑟说骄傲话遭祸事，有所研究。

八点，在陆大听课，八至十为海战，很有意思，我有所感：一、假预备的我国；二、马利亚们的庆祝；三、中国兵舰对日本兵舰行礼，被击沉；四、英船落水中的兵还在开枪；五、赫〔吓〕一赫〔吓〕日人的李鸿章；六、海军报告不以为意。

十至十二〔点〕，哲学，很为重要之学问。

十二点，见李至缙，谈西安事及周某同介石见面的事，不知实在否。

二点，见闻甫庭，谈韩宋之通电事，好似随便一发的。

午后四点，回陵园，赠协和先生一付对又一寿羔，今日为协和先生生日。

但朝栋明日往北平，给洪园一信。

感想：一、本日命令已发表陕甘事，但情形如何实不敢断；二、国家无内顾之忧，方能对日，若仍有内战，则日本必又大大地压迫我国，前途更为危险；三、住兵地点不应在报纸发表，此条实在不敢赞成，此实负责任者之错误；四、学问无穷尽，不可不学，不可自足；五、为我自己求知是一件事，为使国人知道，非知识高于敌人，不能战胜敌人；六、能用人即可以了，这话万不可信，要自己作主。

一月七日 阴

早，同胡先生读《圣经》。

八点，到陆大听讲。德人某讲炮兵战术，甚平常，而有不肯用力之样。

十二点，同闻甫庭、唐、李、鹿、石、孙、张各位会食。散后到陵园休息。

三点，乘马整一点钟。

八点，看协和先生，谈及现在情形：一、为马相伯请国府委员事；二、为马相伯先生作寿的事；三、人口们无主张，完全以介石之话为主；四、驻兵地点不宜宣布；五、大信、小信不分之点。

在头条巷见罗运炎先生，谈新年中英文报之说西安之内容。

见熊冠民，谈刻碑的办法及各帖的名称。

见范先生，谈衡山、华山、恒山各情形。

感想：一、说话无论对谁，须加慎字的工夫；二、宣布驻兵事是挤成事情的原因；三、尊贤敬老要十分注意；四、“先施”二字须努力为之。

一月八日 晴

九点，到军委会开会，至十一时散会。曹浩森先生为张钫之子往德国读书而用指挥部公费之不可的说法，很有道理，但是何先生很愿马马虎虎地准他。我说，只是政府的脸而太不好看了。

同协和先生谈，为马相伯先生国民政府委员事，找多位签

名，并发一电给介石去。为马先生作寿事，拟请右任先生主稿。

散后，同熊冠民、曹四勿、王××、简又文会食，谈的西安消息及美龄夫人如何签字事，实不敢相信，然亦不能完全否认。

简先生谈彰河大战的事情，我亦说了一些情形给他，如下：  
一、韩复榘大战彰河时，曹福林、孙桐萱等均受伤及韩之大哭不起；  
二、张凌云之传令兵十余人、马十余匹，同时被敌炮击伤；  
三、孙连仲之地洞外，均为敌之飞机轰过情形；  
四、鹿打电话，已万难支持情形。我告鹿：革命不成功，只有死，万不能退！

午后，到协和先生家略谈，言会中人员不齐之事。

陈天秩往上海，为右任签名事。

我同协和谈及一月一日右任之文章，协和言，好是好，只言介石，不言国、不言自己，不太妥。我说，文章不多经几人看不好。协公说，人多无用，要在有见识。我说，诚然，有许多块砖不能成为一块石头。

感想：一、目前大事，虽万端待举，而最重要则为抗日，若不万分努力去办，定遭亡国之大祸；二、一人靠一人，而一人又以为万事都有了，谁都不如何，如此必致成为误国；三、敬老尊贤还是说的，并未真正实行，看朱萨等不得大用可知。

## 一月九日

早起，同胡先生读经，仍是“创世纪”。

八点，到陆大去听讲，至十点，是辘重勤务，讲的很有道理，许多材料是书本上没有的。

十点至十二点十分，是“兵要地理”，讲的很好，真不愧是大学教授。

午后二点，在马厂〔场〕乘马，鹿、石、孙、张都到，我骑两圈，还望多乘几圈呢。

同协和先生、溥泉先生到林主席家，谈二事：一、林子超先生说，西安事变，以不出事为好，不知近日情形如何。溥泉即把西安事情尚不能抱乐观，以西安士绅请释放张学良为词云云；二、我们是为马相伯先生年高有德，拟请给以国民政府委员事。林云，恐怕他不乐意吧！若能有高等顾问即好了，可是审计部又不能通过，前者曾去电给介石先生，久未接回电，是为给施肇基的。

林又说，我们没有一点权，原来因为许固卿先生他们送来的，打破了非中央委员不可一条，黄膺白亦非中央委员。可是，朱骝先自广东带回来的信息，不得不办，协和先生又说可以办的。林说，大家另想一想。溥泉一语不发，结果毫无，我同协和不免心中不快。

陈天秩往上海，去找于右任签名，未回。我发介石之电，亦未回来。

我叫潘蕴玉打一电话给郭立志，请其不寄款来。

感想：一、求人之难，难于上天，最好是不求人；二、为自己毫无求人之事，为人则不能不去求人；三、马弁部长吴自堂（光新）诚为可笑，而今更有了马弁……席如何；四、非有好学问，不能救国家，有了好学问，尤贵去实作，方能有益于人民；五、闻甫庭，心很细，言很慎，将来定能作大事；六、我有事要同瑞伯商议商议，以免有了错误。

一月十日 晴

平民衣，平民食，还要平民言行，刻刻铲除官僚化，自己努力，教训自家。

早起，即见协和先生，谈介石来电愿作提案之人，推马相伯先生为国民政府委员事，协和先生拟仍到林先生处〔处〕委婉说明之，并告我须到马相伯先生处说明此意，以免发表后马先生不乐意。我说很好。

志斋兄来自北平，说办矿的兴味很好，尤其是气色、精神均极佳，此为最好之气象也。

十二点，凌、王、陈、方夫妇及熊、郑各大夫会食，谈话如下，凌谈：一、川樾来南京，同岳军谈话，要求七项时，即发往广州一电，得介石指示后，外部以为不敢提出五条对抗之条件，随复介石一电，甚长，约千余字，后得示照前电办理。外部同人考虑至再，实有不可，又去一电，甚恳切，待回电时，岳军同次长一夜未眠。后得复电，照前办理，不得更改，始有此五条之对抗；二、火车之在陇海者，每日能开三十列者，而今只能开十二列车，因军人妄加干涉之故；三、洛阳车站之官兵，用小锅造饭种种之不经济太甚，且不雅观；四、军队办法如此不进步，实出人意料之外，云云。

同方大夫谈，他说：一、现在之大夫、看护等等之办法，太来不及，非改办法不可；二、日本八百人有一医生，美则一千七百人有一医生，我国则八万多人有一医生，且又都集于城市；三、改造之法：二年、四年、六年之法，以公医名义，如军队一样办法。

X光镜的大夫谈如下：一、治猴子的好法，想能治好，并且一切都好了；二、许多病都能医治的光。

我说，治病的人与有文凭的人的分别之点，不应抹杀〔繁〕不

问。譬某人之治病的事，我说三条，如割小和尚尿泡内的石头，如孙家的丹毒，如某孩之被手榴弹所炸的事，方以为有办法。

见施忠诚，他们五十七师亦开拔了，问兵站如何，他说未有；问其病人如何，他说送往中央医院；问其排尾如何，他说他们的师管。在信阳，他说我待他们弟兄姐妹太厚了，还望我如同教训子侄一样教训他们。

午后，见马相伯先生，谈多友拟请其为国府委员，请其多多指示。他说，我是将死之人了，又不能出门，承各位过于厚爱了。我说不用出门，我们来请示您好了。

一月十一日

早起，同胡先生读经后即同李先生打拳十五分钟，此次打拳劈剑自今日始十五分钟，不知能耐久否。

八点，到陆大听讲，至十点，为辍重勤务，十至十一【点】为地形学。

归来即差潘蕴玉去看和庭先生之丧事如何办的，老友一天短了一位，大梦不过如此啊！

又差陈天秩往奉化给介石送信去，为得民心得军心二事也。

陈立夫、陈果夫、徐恩曾、张×生共办农场，而陈某之开米厂，用四十多人，甚兴旺之生意，可见为农、为商均可谋生也。

种桐油树、苹果树、桃树各千株，苹果用泰山的，桃苗用肥城的，桐树则用该场的，定费事少而收效多也。

一月十二日 晴

十日作了四句诗，至今还未见改来，心中很是悬念。

早五点半，同胡先生读经，为约瑟之结果甚好的事。

六点，打拳、劈剑十五分【钟】。

八点至十点，听讲，为陆军经理学。

同金先生谈二事：一、景大夫事；二、小学生的生活出路。

昨晚，杨治全回自泰山，报告见范先生谈话的情形。杨之办法好则好矣，然毛病必又免不了呢。

见西安之代表说话，我到有点多不谈，太痛快了。

见良三弟，谈及各处实况，亦不为未见，川资已留下了。

到陆大见周先生亚卫，谈话如下：一、无锡之铁工厂，近来无铁用，因印度之铁及其俄国之铁，多被日人买去了；二、无锡制泥〔呢〕厂羊毛为奥〔澳〕洲的，因本国之毛不能用，粗而且短，故也；三、面粉厂只能开三个月之工，不能长久，因本国麦子不足用；四、造纸厂不能造报纸，可惜之至；五、荣宗敬弟兄二人，为土的磨面起家，后由外人某助之，开机器面粉厂，造房外压一进二进，成此九纱厂、八粉厂，云云。

谈及唐孟藩之病，因在热天吃鹿茸所致，热药不可吃，补药不可吃，是药均不可乱吃，诚然，诚然。

谏家砚之造纸厂，民九时已借了日本之款，做纸时则用原料多保外人之物，且财部无法安置之人多分到纸厂住面拿薪水。谈及此事，心中难过。

午后四点二十分，讲话，对第四期将官班，题为“抗日与求学”，说的很没有什么条理，为他们请愿，替他们发一电去介石。

归来见郭××，谈西安事变之详情，录之于下：蒋同张、杨谈话结果，有宋子文在，郭亦曾去来；三中会解决有之，美龄同子文代签有字，云云。我说，弯子要转，政府有政府的立场，介

石有介石的身分亦要留一点，而今子文仍应努力，以救国家，若打起来，即危险不堪了。

叶来告以起稿子事，又同孙白奇世兄谈朱之为人有些狭窄，宝三的信息很要紧。

一月十三日 晴

早，同胡先生读经，是摩西的故事，即从水而生之意。打拳十六分【钟】。

八点——十点，听地形兵学，说的很好。

十点——十二点，听哲学，说孔子道理，有的很好的。

午饭，同顾颉刚先生谈话并会食。其人极热心，为大众读物已亦有五年之久了，宋助有钱，教部亦有，现拟请孙哲生先生帮忙。我应允去说，并允为介绍几省，如广西、广东、湖南等省。

今天早起查经，心中万分难过，因为摩西是个男孩，即不许他活着，西伯来人之民族是被压迫的情形，我们的同胞今日又同希伯来人相差多少呢，真是痛心万分之事。

早九点，方休息十分时，朱益之、贺耀组二位来大学，出介石手教，为叫张学良到奉化去的事。我说很好，可即去。

午后，到朱益之先生家，谈居觉生先生有一信来，为免罚某包工的事，我把我在廊坊修营房及包工人自说多用四百元之事，要我多给，我告贾副官，以不短少他的钱，如何增多呢，后来包工人投营门外之井而死，事后很后悔，如早知如此，即无论如何亦可援之，此话是说包工人真有赔钱的人。

到张溥泉先生家谈谢晋刚事，溥泉说乱人万不可管，云云。此实顶好的话。我甚感之，又谈西安事，为国为民，均觉非常不



安。

见顾颉刚先生，谈为民众读物设法的事，我允为写几封信去。鉴三兄往上海，去迎精卫先生去。

一月十四日

早，同胡先生读经，为摩西之有知识及求学甚溥之事。同李先生劈剑打拳十五【分】，极有道理于卫生。

九点，到中央开会，通过马相伯为国府委员，又通过滦州革命诸烈士之国葬案，有可记之事：一、张厉生之对廖【廖】先生之修墓事，原为五万，又花费三万多之事，说的极得当，极切实，真可敬佩也；二、为国葬事，能通过诚为太不容易，应为一般死友感激涕零；三、王正廷、王亮畴之政府委员事，一开一补。

同哲生先生谈顾颉刚先生事。

不知如何，因为通过了两个案子，心中非常安慰。

午后三十分，在马先生家用饭，马星桥之叔父来自加那【拿】大，在那里包饭三十五年，院长待之如兄弟，一家数口均回国来，还有养老金，其子已在医学【院】毕业，作了大夫。此事之教训不小，即是教人诚实、耐久为本也。

已交三九，而此间不寒，缺雨太甚，将成大旱灾了。

一月十五日 小雨

早起，自陵园来到陆大听讲，宗明先生讲防御绘图，讲的很好。

十点，闻鹿言，讲卫生的不十分好，云云。